



七曜文库

三津田信三

MITSIDA SHINZO

赫眼



曹逸冰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赫眼

曹逸冰
译

AKAMANAKO by Shinzo Mitsuda
Copyright © 2009 Shinzo Mitsu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46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赫眼 / (日) 三津田信三著；曹逸冰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9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0120-1

I. ①赫… II. ①三… ②曹… III. ①恐怖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0917号

赫 眼

作 者	[日]三津田信三
译 者	曹逸冰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0120-1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赫眼

Contents

0 0 1	赫眼
0 2 3	怪奇写真作家
0 5 9	俯视图
0 8 5	午夜凶铃
1 0 7	灰蛾男惊魂
1 4 9	后小巷的铺面房
1 7 9	相合镜地狱
2 0 7	以死为贵

赫
眼
……
赫
眼

孩提时代的记忆可真奇妙。

“那会儿你才上小学吧。我带你去散步，一不注意，险些让你被一个陌生大妈拐跑，吓得我魂都没了。”

拿了第一笔工资之后，我带家里人出去吃了顿好的。喝醉酒后，父亲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然而，我对此全无半点印象。

“有一次我让你去买豆腐，可你半天都没回来。差点儿吓死我啊。”

母亲说的这件小事，我倒是有印象的。

不，我不光记得帮母亲去买东西，还记得店里找了我五日元，那铜板不知怎么跑到一个缝里了，我只能用细树枝去掏，掏了半天没掏出来，结果把我急哭了。这时，一个大妈正好路过，从钱包里掏出一个五日元铜板给了我。这事儿我记得可清楚了。而且我还记得我从没跟别人讲过这事。

啊，你是作家，记性肯定比我好——啊？是吗？你也有类似经验？

哎呀，那你肯定能体会我的感觉。

刚才我不是说有件挺吓人的事情来着？那件事里也有记得很清楚的部分和模糊不清的部分。两种记忆相互混杂，我还挺担心说出来之后能不能让你满意呢……要是你觉得我没讲清楚，见谅啊。

跟你一样，我小时候也住关西。读了一学期小学之后，我正盼着暑假和同学们好好玩玩，没想到父亲工作调动，不得不转到乡下小学。这似乎又和你一样呢。唯一的不同是，第二学期的转校生不光我一个。

目童集（madou takari）——这是那女孩的名字。我不确信她的姓是不是这两个字。“目”大概没错，但“童”就没把握了。她的名字好像是平假名，又好像是汉字，总之我确实没印象了。

她的头发很长，皮肤白皙，特别漂亮，双眸尤其让人难忘。我本来不懂她的眼睛何以会如此富有魅力，仔细一看方知，她左眼的虹膜比右眼深。被那双不对称的眼睛盯住，既有种快感，又有种战栗……

啊？啊，你问她是不是我的初恋？

呃……这……怎么说呢？说老实话，我的确有种一见钟情的感觉。然而，没几天吧，热情就退了，怎么说呢……我说不好……总之就是，不知不觉中，战栗战胜了快感。

实不相瞒，我外婆（她去世好几年了）当过神婆。兴许是我继承了外婆的血统吧，我小时偶尔会看见不该看见的人和东西。

当然，那时的我压根没意识到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单纯觉得跟目童集对视时不太痛快罢了。

倒霉的是，我们俩是同时转学来的，于是老师就安排我们当了同桌。那桌子啊，一看就有些年头了，面上布满各种涂鸦和刻画。现在想想，让两个转校生坐在一起，肯定不利于转校生融入集体，不过班主任当时怕是自有一番想法。

幸好，我没被欺负，很快就交到了朋友。一个是班长米仓，这家伙成绩特别好；另一个是孩子王熊田，是当地资本家的孩子。我虽然年幼，却一眼就看出米仓家条件不好，但他真的很聪明，穿戴也很整洁。而熊田呢，穿的衣服很漂亮，却总是淌着清鼻涕，一看就是个淘气孩子。

这两个朋友算是交对了。米仓总帮我做作业——当然，熊田让米仓帮着做作业的情况更多；而和熊田成了朋友之后，班里别的坏孩子就不敢欺负我了。

我倒不是故意要和他们交朋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兴许这是外婆的血统在冥冥之中帮忙吧。

那个目童集总也交不到朋友。刚转来时，总算有几个女孩子肯跟她搭话，无奈理她的人日渐减少。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再接近她了。但是，她没被孤立。该怎样说呢，就像是不敢招惹她一样。

对，就像是一种“畏惧”吧……

这算不算是鹤立鸡群？确实，跟那群土老帽女生相比，她非常惹眼。熊田和其他孩子都有种脏兮兮的破小孩的感觉，

再加上是乡下，土气就更难免了。女孩子更是半点“女性魅力”都没有。

那个目童集，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魅力。

我印象里，她身上总是同一件衣服——对，从来到学校那天就没变过。那衣服委实不算好看，显得非常寒酸。

小孩子总是很残忍的，见状自然会嘲笑她“真脏”、“真臭”之类。那会儿，班里的另一个女生同样只有几身衣服换着穿，被欺负得可狠了。

相比之下，目童集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却根本没人说她。她的衣服虽然破旧，她的美貌却征服了大家，让大家对她敬畏有加。这下你明白她这人是何等奇异了吧？

对了，有个四年级的女生看目童集不大顺眼……她的名字好像是花崎吧，总穿得花枝招展的。我对女生的衣服没兴趣，却看得出她那些衣服大概价格不菲。估计她家跟熊田家的富裕程度接近。

花崎反复嘲笑目童集的衣服破，恐怕是恨她长得漂亮。目童集出现之前，花崎是当仁不让的校花。目童集一来，事情就变了。

要知道，目童集毕竟只是一年级的小鬼，身上的衣服又是一成不变，怪不得花崎恼得要死。

目童集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我从没见她主动跟谁说话。午休时间，她总会去图书室里待着。如果有人来跟她玩，她倒是会奉陪。但是，她不会主动跟同学交往。

就算她被花崎嘲讽，就算她在走廊上被人撞了一下，就算她的破帆布鞋被藏起来弄脏了，就算在放学路上被扔了泥块，她也不气不哭，更不找班主任告状，而是很平静地上学。

不，她甚至都没有忍耐的意思，真是淡然以对，就好像花崎欺负她是她无聊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班没人敢欺负目童集，一方面是觉得有花崎欺负她就行了，另一方面就是看她对花崎的冷言冷语漠然置之，自然察觉有异。

然而，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无法躲着她，更无法跟她保持距离。我们毕竟是同桌。她要是忘带了课本，我只好借给她看。她总是忘带课本，我甚至怀疑她是故意的。但是，她的成绩很好，她似乎比米仓都聪明呢，如果她拿出全部实力……

挨着她坐久了，我察觉她有时会装傻，故意搞错答案……我知道这想法很傻，要是你问我她为何这样做，我没法回答，但我就是知道她装傻。当然，这事儿我没跟任何人提到。总之，我不想跟她扯上关系。

光是给她看课本就罢了，更要命的是她几乎没有文具，哪怕铅笔盒、铅笔、橡皮这些最基本的文具都没有，险些吓死我。班主任虽然给她备了些文具，又有彩色铅笔、画具之类，但我总要时不时把我的文具借给她。

当时，我每月用来买文具的钱不含在零花钱里，需要另跟母亲申请。我家算是中等富裕，买点文具的钱自然是有的，但我常常说尺子丢了、画笔丢了，不免回回挨骂。

唉，说到这里才察觉，目童集那家伙从来没向我道谢啊，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罢了，再说这些小事又有何用。言归正传，开始说那次吓人事吧。

那年晚秋的一天，她没来上学，我只好去给她送午餐面包和作业纸。若有学生请假，按说该让住得最近的同学去送，无论如何不会落到我头上，无奈老师就是让我去。幸好有米仓陪我。米仓是班长，去送作业倒挺正常。话说回来，班主任特地让米仓陪我，这同样挺奇怪的，要是刚转来那会儿跟大家不熟就罢了……

有米仓同行，我当然高兴。想到要独自去目童集家，我就怵得慌。

去她家的路嘛……我就知道她家特别特别远，别的都忘了。反正有米仓带我去，只要跟着他就行了。

唯一有印象的，是河畔茂密的芒草丛，意味着我们去了挺偏僻的地方。再后来的事情，我反而印象更清楚。

“真搞不懂，目童同学到底是聪明还是笨呢……”米仓突然说道，“答得出难题，不太难的问题却说不会做，她脑子究竟怎么长的……”

我微微一惊，不愧是米仓，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见到有人跟我有了同样的疑问，我自然兴奋。然而，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怕米仓会留意她的言行。万一他的意图被目童集察觉……想到这儿，我浑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为何会害怕被她察觉呢？我说不清。

“哈哈，脑子好使的人，是不是都这样啊？”

我唯有随口敷衍。

米仓道：“是吗……”言下颇不释然。

我环视四周，说道：“话说，这地方好远啊。”

“嗯？啊，是啊……沿着这条河往前，就是隔壁町的校区了，说不定去那边上学更近呢。”

我本想分散一下米仓的注意力，哪知竟让他对目童集有了新的兴趣。

“她为何要来这样远的学校上学啊？”

米仓像个大人似的一路寻思着。他的态度——不，目童集的疑点让我无比惶恐。我早就没空再管米仓的兴趣点了。

突然，米仓停住了。

“喂，你看……”

他喃喃凝视前方，身子一动不动。

我不确定现下回想的是否真是当时的情景。那简直像是儿时看的影片中的一个镜头。

左侧有一条小河，奇异的建筑则兀立眼前。那建筑是用木板和圆木搭建而成的，就像是门外汉造的房子，破得不行。而且，整栋房子都往右斜，倘若左边刮来一阵大风，估计一下子就倒了。

我和米仓面面相觑，默然不语。

不会吧……

我们确信，眼前这破屋就是目童集的家。

“怎么办？”

我赶紧让他拿主意，虽然这其实是一种狡猾的推脱。

“去吧……只要把面包跟作业送到就好了。”

听这段对话，就知道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被同学看见自家破落的景象，这自然是丢人之事。我们不敢见她，无奈东西毕竟得送，所以打算把东西放到门口就撤。

那房子，委实让我们毛骨悚然。

身旁的河流很窄，水很浅，要是艳阳高照，只怕就被晒干涸了。这里毕竟是城郊，水挺清澈。

然而岸边却有个与清流格格不入的房子，笼罩着一股不洁的迷雾——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种感觉。估计米仓也是如此吧。

突然，我有了个想法。目童集之所以不去隔壁町的学校——不，是“去不了”隔壁町的学校，是不是因为她跨不过那股清流啊？……那河很窄，小学生也能蹚过去，但那是她无法侵犯的边界线……

我开始胡思乱想了。但那条河上的确没有桥，而且——不，现在跟你说这些也没用，先说下去吧。

河岸边芒草摇曳，夕阳西下，朱红色的光线甚是毒辣。我们一言不发地朝废墟般的小屋走去，蹑手蹑脚，一步一步……

就在这时。血红的天空上，几个小小的影子在那房屋上方飞舞……

我本以为那是鸟。可那“鸟”的动作太奇怪了，就像是蝴蝶一样，然而若是蝴蝶，那个头又太大了。莫非是妖蝶？

“是蝙蝠……”

米仓喃喃道。我一时无法把“蝙蝠”跟眼前乱舞的小黑影联系上。蝙蝠不是住洞窟的吗？不是晚上才出来活动吗？当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蝙蝠。我对蝙蝠的第一印象非常糟糕。蝙蝠本就让人觉得恐怖，打那以后，我更是将蝙蝠当成了凶兆和恶魔的使者……

那会儿，我们离那屋子只有四五米。突然，米仓右手一抬，疯狂地指向小屋。

一瞬间，我茫然了，不懂得他的意思，只是吓了一跳，再仔细一看玄关纸门的右侧，我登时大惊。那里有个邮箱。普通人家有邮箱是很正常的，但这栋房子有邮箱就很奇怪了。

我对米仓的想法一清二楚。

把面包和作业塞进邮箱，拔腿就跑！

我们两个更加蹑手蹑脚，动作相当滑稽，一点点接近那小屋。尚未走近，我就伸出右手，举着面包和作业，想早早完成任务，尽量离那房子远些。

作业纸好不容易碰到邮箱之际——

“啊！”

斜后方的米仓突然惊呼。我正要回头，不料居然跟目童集对上眼了。

不知不觉，木门拉开，目童集来到了门口。

那房子是歪的，门竟能拉开，而且拉开时竟一点动静没有，这委实不可思议。她仿佛看穿了我们的念头，特意挑了那时候出现，吓得我几欲惊呼。

“目、目童同学，今天你……不是没来上课吗……这是面包和作业。我、我们给你拿来了……”

米仓恢复得比我快。我的右手兀自举着，都僵硬了。米仓跟目童集说话之余，敲了敲我的后背。

“你、你爸爸呢……”

不知为何，我将面包和作业递给她的同时，冒出了这句话来。

她接了东西，摇了摇头。不知那意思是“他出门了”还是“我没爸爸”……

“那你妈妈呢……”

身后的米仓开始拉我的衣角。他似乎有些焦急，搞不懂我为何要问这问那。实际上，我刚一开口就后悔了。

这种问题，会不会触犯目童集的禁忌？

哪知她将头一回，竟然指了指屋里。

时值傍晚，跟屋外的亮度相比，屋里简直跟黑暗无异。我不顾米仓的拉拽，靠近门口。我固然害怕，只是那好奇战胜了恐惧……不，不是好奇，而是邪念。

想看看可怕东西的邪念。

不久，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察觉门口是个泥地间，里面是个带围炉的木板间，内侧又有草席间。我看不清草席

间的情形，只因木板间和草席间之间挂着个苇帘。然而，帘子上有好几个洞。我借助洞眼，隐隐看到草席间里铺着被褥，有个人正睡着觉。

看见里头那人，我登时觉得背脊一凉，再难克制……

回过神来时，我们都来到河岸边了，米仓跟在我身后。就算他没跟来，我也肯定会独自回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

我回房睡下之后，突然醒了。总觉得有些异样，钻出被窝看看四周，一切却又正常。我正觉奇怪，想钻回被窝继续睡觉，那种异样感却又袭来……

远方的“某个东西”正接近我家，接近我的房间，和我……

当我再度惊醒之际，天都亮了。一时间，我甚至以为仍在梦境的黑暗中，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一到学校，便被米仓拉到了教室一角。

米仓低语道：“昨晚，我做了个怪梦……”

他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那梦……不会是……”

没等他说完，我就先把我的梦说了出来。想到他又要把那梦说一遍，我就怕得不行。最可怜的是米仓，他吓得面无血色，几欲昏倒。

“果、果然一样？”

我扶着他，确认道。他微微点头。

“基本一样，只有一点不一样……她来我家了……”